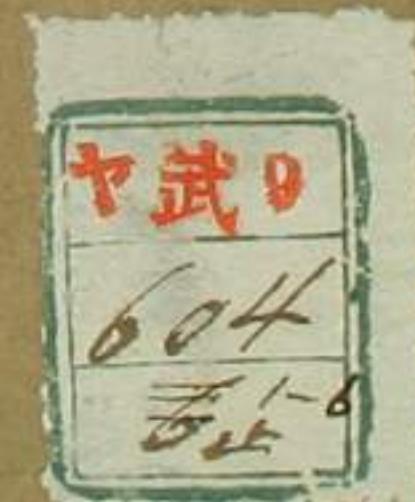




說疫



A vertical ruler scale from 0 to 6 inches. The numbers are color-coded: 0-1 are red, 2-3 are black, 4-5 are green, and 6 is purple. The word "JAPAN" is printed in red at the top, and "Tsuwa" is printed in red near the bottom.

劉松峯先生輯著

武
門
號
卷

604
一

說疫

本衙藏板

序

憶余自幼時耳目之所覩記鮮見醫而儒者也乃轉而思焉其凌替當不至是使得克自振拔者出而一起其衰應必有可觀者焉故余極欲留心醫學每爲聖師所迫俾專工舉子業而未遑及之第其所授之文寓目即昏昏睡去摠不記憶間嘗取唐宋八



庚子

三

藏書

序

家以及諸名公真稿讀之一見輒能成誦第期負過高自維取法乎上者僅得乎中以此所爲文詞往往不能趨時後松峯山人爲人言余所爲帖括迺傳世之作似非利試之器嘗變格以相從庶幾其有合乎或有告予者予聞其言而是之乃改絃易轍始克幸博一第第以揣摹入彀終覺違

心隨仍浸淫於古日取諸子百家縱觀之又念人有七尺之軀而不解岐黃術終屬憾事遂將靈樞素難以及歷代各家醫書羅列案頭日日展玩兼醫理元杳又係中年學步卒未能深造其室唯論其文章好醜除經論外惟李士材汪訥菴等筆墨稍覺可觀餘者字句尙多有未能通順者遑

序

論其他乎乙巳夏山人出所着說疫一書屬余弁言余非知醫者固不敢強作解事第觀其全部文章理法俱從左國史漢得來神而明之又自成一子真乃才人之筆而詎可僅以醫書目之乎能文之士取而讀之始信吾言之不謬也是醫也而進於儒矣是爲序

時

乾隆五十一年乙巳榴月眷姻弟朝圃王樹孝書

序

三

月

三

叙

諸君士大夫之山林一見其人
語曰不為良相則為良醫明乎良醫云變
理陰陽胥一世而登諸仁壽而良相云贊
元調翼者侔也余自幼好讀岐黃書壯而
遠遊四方以求所謂良醫者領其卓識偉
論以至所學歷四十年所齋乎吾懷迄無
所遇而四方云志終未少頹弛也夙向東

武山川奇秀不減雁宕每神遊馬耳崇山
間如東坡所謂隱君子者庶忻然遇之嗣
南邑紳士顯諸王君輦談次間曾於諸城
劉桐國處遇其胞姪松峯溫文爾雅善古
文诗词更精岐黃術余耳其名而未獲一
告談論蓄懷肘帳也因策蹇走七百餘
里訪松峯於東武之槎河山莊一見相得

如平生歡其子濯西克绍家學精核醫理
因出所著說疫一書屬余弁言余受而讀
之見其三才融貫而包括殆盡古今畢萃
而搜羅無遺真足解千百年之疑團閑痼
疫門之完跡其尤妙者析瘟疫之名義分
皴軟脚赤膈黃耳癥瘻諸病芽疫瘍怪疾

多有简便良方針灸奇術皆能回春於瞬
息奏效於目亦真可以參夏陰陽起回生
死則是有傷寒論於前不以世說疫書於
後直与金匱名編表裡相感參互盡復將
胥天下後世而仁焉之而云與良相之業
并垂千古亦奚不可今有是為序時

乾隆丁未清和月福山年眷母弟劉嗣宗撰

序

蓋聞陰陽之氣以相積而日雜人身
之疾以牿多而日變古來傷寒諸書
探索元微證治精密固已盡乎傳變
之奇詭矣而又或因時而異隨地而
遷於是天地之癘氣促發於空寂潛
中于臟腑其為症也倣譎奇幻詭蕩

謗誕有宿醫所未能驟決者內經云天之邪氣感則害人五臟又曰邪風之至疾如風雨瘟疫之為義其殆是與求其爬抉調燮消息通變之機非天下至神其熟能與於斯吾弟少習儒書中年嬰疾累遂本儒理覃之醫學自素難靈樞以下諸書無不研究

精勣志在利人不邀名譽又於博叢之暇與子秉錦輯有說疫一編其言曰諸症治法率按理路前賢著述脉絡井然唯疫癘一症時地互更變幻莫測而診理之道亦須鉤剔其元神明其意不囿於古論不泥於成方其疾症也如俊鶻之瞬抉秋毫其投劑

也如偏師之直搗中壘布之正正運之奇奇通之冥冥率之坦坦而四時八喪五行百出之滲其終賊焉者寡矣間參內典涅盤之論五根旨似合於先天論八解義似通於後天具謂五塵各損一藏又全會於六陰六陽之奧而所枯客塵偏諦則疫症有相

與微通者是書之作疫析多端書分六卷排擣精析疏櫛詳明語似創闢實多根據其殆融徹於因緣剋伏之奧而神參其變也歟其將率忉利天衆生壽者等相同歸大光明域種諸善根如是如是

時

卷三

乾隆丙午五月上浣兄臻筠谷書於

瀘溪之擢翠山房



自序

傷寒之不明也以中寒亂之瘟疫之不明也以傷寒亂之能於其中劃然分析則其於治傷寒瘟疫也思過半矣傷寒自仲景而下承承繼繼各有專家著書立說者無慮數十種獨至瘟疫則畧而不講焉間有談及者不過寥寥數語核焉而不精語焉而不

自序

詳遂致瘟疫一症靡所指歸往往以治傷寒法治之非大用溫散卽遇投若寒欲病之愈也難矣先大人引嵐公一生精於醫理南北宦遊雖簿書鞅掌間聞人疾苦莫不竭力拯救余恭聆庭訓非伊朝夕且齡年善病因得於暇日取家藏岐黃書縱觀之故頗有會心處因念瘟疫一門非他

症可比不能遲之歲月緩爲調理其見效在一二劑之內其痊愈在三五日之間不可不亟爲講究以共登寶筏昔吳又可瘟疫論一書較之諸家俱見卓識獨闢蚕叢業已盛行海內故其方論茲集一概不錄第就所經歷者聊紓管見以羽翼又可當亦談疫者之所不斥也夫疫病所色甚

廣而瘟疫特其一耳又添雜疫寒疫各著方論而症治始備隨編輯酌定分爲六卷曰述古曰論治曰雜疫曰辨疑曰諸方曰運氣亦庶幾成一家言焉第是書之成錦兒之力居多其曰松峯說疫者明乎其不敢擅爲已有以成善則歸親之意云爾其中分傷寒與瘟疫皎若列眉而理路治法

亦頗審慎不敢掩古人所長而襲爲已有亦不肯震前賢名望而爲其所愚第疫症千變萬化治之不可膠執亦不可師心所顧同志君子神明而變通之是則余之厚望也夫是爲序

旨

乾隆己酉菊月松峯劉奎書於槎河
山莊之松韻亭

松峯說疫目錄

卷之一

述古

卷之二

論治

卷之三

雜疫

卷之四

辨疑

卷之五

諸方

卷之六

運氣

表
李逢慶謹菴
侄
男劉秉淦鏡徵
全較

述古小序

語曰信而好古蓋亦天下之聖人也
人已者言之矣聖人既竭耳目心思
之力以貽棄許俾後世不可勝用焉
醫雖小道而著書立說者汗牛充棟
未能取僕數矣獨忘疫病則不然以
余耳目之所覩記其載諸簡策者殆
寥寥焉即云渺見寡聞何他疚不若

述古小序

是之男乎。比年博覽載籍，凡有閱於疫病者，得失于條亟為摘錄，以廣見聞焉。松峯著。

發凡

一談醫者動曰瘟疫，豈知疫字所該甚廣？瘟乃疫中之一症耳。第其傳變類於傷寒，爲病最重，故瘟病之名，爲世所習稱。茲則增入雜疫一門，其症多端，治法不一，而寒疫亦附於其後，皆得以疫名之。故是書名爲說疫，而不專以瘟疫名書也。

一書分六卷，俱有次序。首曰述古，以耳目之所覩記，凡有關疫症者，必採擇以備考稽，繼則深究其義蘊而明著其施療，故論治次之疫症多端，瘟特其一。此外

又得諸博採經驗者。彙爲雜疫一門。以盡其變。瘟疫與雜病不同。治療少差。禍不旋踵。故辨疑孔亟焉。論治後皆載有方。唯通治避疫二項。無可位置之處。另立一門。命曰諸方。治疫不洞悉天時。往往不效。更以運氣殿諸後。而法始全矣。分爲六卷。不蔓不支。斯其於疫症治療。或無遺憾歟。

一醫書有春溫、夏溫、秋溫、冬溫、風溫、濕溫、溫瘧、溫毒、溫疫、熱病、中暎、痓病、中濕、風濕、中暑、時症、晚發暑風、溫病、霍亂等病。俱彙入傷寒門中。重見疊出。彼此互異。

於疫無閼。一概不錄。

一張景岳論瘟疫偏於補。吳又可論瘟疫偏於瀉。茲集治療補瀉溫涼。務在隨症用藥。絕不敢任一篇之見。貽害後人。

一是書方中多不載等分。蓋一病之中。一日之內。其症之變遷靡定。故用藥之分兩亦當隨病加減。貴臨時斟酌而用之。至於通治避疫諸方。有不應加減者。悉依原方分兩。

一醫書好醜。不在詞華。但文理不通。終難問世。茲書行

卷之二

文總不敢草率，竊效古文筆法，闡醫學義蘊，有識者自能辨之。

一脉學散見諸書，瘟疫之脈亦不外浮沉遲數等候，業醫者脈訣固所素習，茲不多贅。

松峯說疫卷之一

諸城劉

奎松峯著輯

男劉秉錦濯西纂述

福山劉嗣宗南瑛叅閱

表李逢慶謹菴錄較

述古

刺法論帝曰：余聞五疫之至，皆相染易，無問大小病狀，相似不施救療，如何可得不相移易者？岐伯曰：不相染者，正氣存內，邪不可干。避其毒氣天牝。天牝鼻也。老子謂鼻來可嚙之。從鼻而出。從來復得其往，氣出於腦，即不干邪氣出於腦，即先想心如日，欲將入疫室，先想青氣自肝而出。

左行於東化作林木次想白氣自肺而出右行於西化作戈甲次想赤氣自心而出南行於上化作焰明次想黑氣自腎而出北行於下化作水次想黃氣自脾而出存於中央化作土五氣護身之畢以想頭上如北斗之煌煌然後可入疫室

陽明脉解篇帝曰病甚則棄衣而走登高而歌或至不食數日踰垣上屋所上之處皆非其素所能也病反能者何也岐伯曰四支者諸陽之本也陽盛則四支實實則能登高也帝曰棄衣而走者何也岐伯曰熱盛於身故

棄衣而走也帝曰其妄言罵詈不避親疎而歌者何也

岐伯曰陽盛則使人妄言罵詈不避親疎而不欲食不欲食故妄走也

此言胃病皆邪氣之盛也邪盛故熱盛

熱盛故陽盛陽盛故三者之病由此矣

熟論篇帝曰熱病已愈時有所遺者何也岐伯曰諸遺者

熱甚而強食之故有所遺也若此者皆病已衰而熱有

所藏因其谷氣相薄兩熱相合故有所遺也帝曰治遺

奈何岐伯曰視其虛實調其逆從可使必已也帝曰病

熱當何禁之岐伯曰病熱少愈食肉則復多食則遺此

其禁也

此言病之所以遺者由於強食而有治之之方復有禁之之要也遺者病已愈而邪氣未盡衰

若有所遺而在也禁者禁於未遺之先也內性熱而難化尤當禁也

評熱病論帝曰有病溫者汗出輒復熱而脉躁疾不爲汗

衰狂言不能食病名爲何岐伯曰病名陰陽交

陰陽之氣不分

別交者死也帝曰願聞其說岐伯曰人所以汗出者皆

生於谷谷生於精今邪氣交爭於骨肉而得汗者是邪

却而精勝也精勝則當能食而不復熱復熱者邪氣也

汗者精氣也今汗出而輒復熱者是邪盛也不能食者精無俾也

精氣不能使之食也

病而畱者其壽可立而傾也且夫

熱病日汗出而脉尚躁盛者死今脉不與汗相應

脉躁疾不

爲汗衰此不勝其病也其死明矣狂言者是失志失志者死今見三死

身熱不能食一也脉躁二也狂言者三也

不見一生雖愈必

死也

靈樞熱病篇曰熱病已得汗出而脉尚躁喘且復熱勿刺

喘甚者死

又曰熱病已得汗而脉尚躁盛此陰脉之極也死

刺熱篇曰肝熱病者小便先黃腹痛多臥

肝經之脈環陰器抵少腹而上

故有身熱熱爭邪與正爭則狂言及驚脹滿痛手足躁不得安臥肝經之脈從小腹上挾胃貫膈布脇肋循喉嚨之是雍

後絡舌本故見此症肝之病發爲驚暎故病則驚

胃不和則卧不安木來乘土故不得安臥。庚辛甚木也。甲乙大汗本經氣逆則庚辛死。以其氣逆甚也。上三句搃言其甚其死必日後四段放此。刺足厥陰少陽其逆則頭痛貞貞脉引衝頭也。肝經脈自舌本循喉嚨之後上出額與督脈會於顱故病氣逆則如是也。負貞者靡定也。

松峯曰此專引經義刺法不贅。

心熱病者先不樂數日邪人經絡則神不樂乃熟熱爭則卒心痛煩悶善嘔頭痛面赤無汗心脉起於心中其支別之脉直行者循咽下鬲抵胃其支別者從心系上夾咽小腸相至目外背故兼見諸症心在液爲汗今病熱故無汗以出耳壬癸甚旺丙丁大汗氣逆則壬癸死刺手少陰

太陽

脾熱病者先頭重頰痛煩心頭青欲嘔。胃脉起於鼻交人上爲中還出腋口環唇下交承漿却循頤後下鬲出大迎過客主人循髮際至額顫故先頭重頰痛頭青也脾之脉其支別者復循胃別上鬲注心其直行者上鬲俠咽故煩心欲嘔也身熱熱爭則腰痛不可用俯仰腹滿泄兩頷痛。胃脉支別者起胃下口合以下髀闊氣街者腰之前故腰痛也。脾脉入腹屬脾絡胃入胃之脉自交承漿却循頤後下鬲出大迎循頤車故腹滿泄而兩頷痛也申乙甚戊己大汗氣逆則甲乙死刺足太陰陽明。

肺病熱者先浙然厥起毫毛惡風寒舌上黃肺主皮毛熱中之則

先浙然惡風起毫毛也。肺脉起於中焦下絡大腸還循胃口。今肺熱入胃。胃熱上升。故舌上黃。身熱。熱痰走胃膺。在變動爲欬背爲胃中之府。故喘薰故頭痛不堪汗出而寒。丙丁甚庚辛大汗氣逆則丙丁死。刺手太陽陽明出血如豆立已。

腎熱病者先腰痛。膀胱脈從肩髀內。俠脊抵行脈。脊梁又腰爲腎之府。故痛。骨後上膾內出膕內廉又直行者。從腎上貫肝入肝中循喉嚨。俠舌本。身熱。熱爭則項痛而強筋寒。且酸足下熱不欲言。膀胱脈從腦出。別下項。腎脈起於小脂之下。斜趨足心出於然骨之下。循內踝之後。別入跟中。

以上端內又其直行者從腎上貫肝鬲入肺。只循喉嚨。俠舌本。故見諸症。其逆則項痛。貞貞陽。滯無意味也。

又曰。肝熱病者左頰先赤。心熱病者額先赤。脾熱病者鼻先赤。肺熱病者右頰先赤。腎熱病者頤先赤。病雖未發見赤色者刺之。名曰治未病。以面之部位應五臟。

又曰。治諸熱病以飲之。寒水乃刺之。必寒衣之。居此寒處身寒。熱退身涼也。而止也。乃可以止針。

余曾見一小兒患瘧熱邪深重棄衣而走晝夜靡寧。

手足不閒翻動器皿掏撥什物尋得涼水一甕且浴且飲一日後隨熱退身涼而愈

松峯記

刺法自有專門以此數段中義蘊有關於瘟疫故採錄之非講刺法也

熱病篇帝曰今夫熱病者皆傷寒之類也或愈或死其死皆以六七日間其愈皆以十日以上者何也岐伯曰巨陽者諸陽之屬也太陽六經之長總攝諸陽其脈連於風府故爲諸陽主氣也人之傷於寒也則爲病熱熱雖盛不死其兩感於寒而病者必不免於死一日巨陽受

之巨陽太陽也故頭項痛腰脊強二日陽明受之陽明主內其脉俠鼻絡於目故身熱目痛而鼻乾不得卧也三日少陽受之少陽主胆其脉循脅絡於耳故脅痛而耳聾三陽經絡皆受病而未入於臟者故可汗而已四日太陰受之太陰脉循布胃中絡於嗌故腹滿而嗌乾五日少陰受之少陰脉貫腎絡於肺繫舌本故口燥舌乾而渴六日厥陰受之厥陰脉循陰器而絡於肝故煩滿而囊縮三陰三陽五臟六府皆受病榮衛不行五臟不通則死矣其未滿三日者可汗而已其滿三日者可下

而已

松峯曰此內經傷寒傳經之正例也。瘟疫雖與傷寒不同，但邪在膜原，正當經胃交關之所，半表半裡，其熱淫之氣浮越於某經，卽顯某經之症，專門瘟疫者，又不可不知也。汗下又不可泥定三日。

經曰：其冬有非節之暖者，名曰冬溫。冬溫之毒與傷寒大異，冬溫復有先後，更相重叠，亦有輕重爲治不同。

松峯曰：冬暖來年入夏必病，當時病者却少。

陰陽應象大論曰：冬傷於寒，春必溫病。

松峯曰：雲笈七籤中引作冬傷於汗，甚妙。蓋言冬時過暖以致汗出，則來年必病溫。余細體驗之，良然。冬日嚴寒來春并無瘟疫，以其應寒而寒得時令之正，故耳。且人傷於寒，豈能稽留在身，俟逾年而後病耶？金匱真言論曰：夫精者身之本也。故藏於精者，春不病溫。論疾診尺篇曰：尺膚熱甚，脈盛躁者，病溫也。其脈盛而滑者，病且出也。

松峯曰：出字謂邪不入裡，將解散也。

張仲景溫病篇曰太陽病發熱而渴不惡寒者爲溫病發

汗已身灼熱者名風溫風溫爲病脉陰陽俱浮自汗出

身重多眠睡鼻息必鼾

音旱鼻

語言難出自發汗已至

汗之害

若被下者小便不利直視失溲

藏氣不固故失溲

此言大發其害

若被火者微發黃色劇則如驚癇時癲癇

癲音閑俗云羊羔風

其聲如羊癲痰音熾縱抽拉發搐此四句言用火逼汗劫取之害

若火薰之一逆尚引

日再逆促命期

表熱無寒故不宜汗裡熱無實故不宜

下表裡俱熱尤不宜火若誤汗下火劫

則逆一逆尚可延引時日再

逆第二次則陰立亡而死

經曰春應暖而復大寒夏應熱而反大涼秋應涼而反大

熱冬應寒而反大溫此非其時而有其氣是以一歲之中長幼之病多相似者此則時行之氣也

劉南瑛曰四時氣候不正爲病謂之時症與傷寒溫

暑寒疫等症不同唯秋從未見有病者

素問四時不節則生大疫

傷寒論曰陽脉洪數陰脉實大遇溫熱變爲溫毒

陽主表陰主裡

洪數實大皆熱也兩熱相合變爲溫毒

又曰溫病之脉行在諸經不知何經之動也各隨其經所在而取之

瘟病由不正之氣散行諸經難別何經所受必審其病之屬於何經而後可以施治

松峯說疫

卷之二

瘡毒去而病愈
也楚漏切文才
何切病也

熱病須得脈浮洪細小徒自費神功

陽病當得陽脈細小
陰脈也屬死症不治

汗後脈靜當便瘥喘熱脉亂命應終

汗後邪退卽生
邪盛卽死

松峯曰熱病而脈細小雖云不治然有脈厥者不在

此例

陽毒健亂四肢煩面赤生花作點班狂言妄語見神鬼下
痢頻多喉不安汗出遍身應大瘥魚口開張命欲翻有
藥不辜

負但與服能過七日始能安

陽症宜汗解如失
汗則邪傳入臟故

有健亂等危症病傳在裏不當汗又加之遍身自汗口
如魚口開張者死能過七日乃過經陽熱退方有可救
之理

松峯曰七日能安之說不過言方有可救之理非云
愈也總不可泥

熱病未汗脈須浮洪既汗脈當安静倘有散漫之脉或不
汗而愈

不汗而愈謂之乾瘥

其平復未可全許也

瘟疫衆人一般病者是又謂之天行時疫治法有三宜補
宜散宜降熱甚者宜服童便

松峯曰補者如四損不可正治及老幼與本來虛弱
者是也

四損解見
諸論中

散者清涼解散是也

瘟症不降者宜溫散降者

從大小便驅逐其邪是也

瘟家之脉散難名。隨其脈狀分諸經。若浮而大按無力。補中帶表隨時寧。

松峯曰：浮大無力本虛怯脈，何以知其爲瘟疫乎？必應以瘟脉洪數而浮。瘟症參之，方爲無弊。脈狀狀宗指病症與色與聲而言。

疫症關係全在虛實二字。實者易治，虛者難治。以元氣本虛，邪不易解。若治挾虛者，而不知托散，但知攻邪，愈攻則愈虛。愈虛則斷無有不死者。

松峯曰：虛實二字三種疫病皆有之。卽瘟中亦有虛

實，但熱多而無寒耳。

瘟疫之來無方，然召之亦有其故。或人事之錯亂，天時之乖違，尸氣之纏染，毒氣之變蒸，皆能成病症。既不同治，難畫一。瘟疫多火熱之氣，蘊蓄於房戶，則一家俱病。蘊蓄於村落，則一鄉俱病。蘊蓄於市廛，則一城俱病。蘊蓄於道路，則千里皆病。故症雖多，但去其火熱之氣，而少加祛邪逐穢之品，未有不可奏效者也。

凡治瘟疫宜清利者，非祇一端。蓋火實者宜清，氣實者宜行。食滯者宜消，痰甚者宜化。皆所謂清利也。凡此數者

滯去則氣行而表邪自解然宜用於實邪等證而本非虛證之所宜其有虛中挾實者不妨少爲清解凡瘟疫宜下者必陽明胃腑本無實邪切不可妄下以泄中軟而無碍此陽明胃腑本無實邪切不可妄下以泄中氣蓋諸誤之害下爲尤甚不可忽也

周翰光曰與急症急攻并注意逐邪等論當合看務要因時制宜變通不拘也

雖古法云瘟病在三陽者多三陰者少然亦不可拘泥瘟疫六七日不解以致熱入血室發黃身如烟薰目如金色口燥熱結以砭鍼刺曲池出惡血仍以通聖散兼散兼下得汗如黃水糞如黑膏卽愈此卽北方之所謂打寒也其法用手捋兩腋使血聚於腋以帛縛定乃用筋夾磁鋒擊刺肋中曲澤旁之大絡使邪毒隨惡血而出亦最捷之法窮人用之極效然非曲池穴也

松峯曰溫症傳裡者熱毒深重其症譫語發狂循衣摸床撮空理線目赤如火如醉如癡或登高而歌棄

近日罕用磁鋒角針刺之更捷

衣而走齊俗謂之候兒病用小棗蘸燒酒遍身刮痧出其色紫赤其高起者狀如棗栗遂用針出惡血往往取效此亦一刺法也

治瘟疫大抵不宜發汗經曰不惡寒而反渴者溫病也明其熱自內達外也疫有傷氣傷血傷胃之殊故見証不同治亦稍異若入臟者則不知人而死矣太法以症爲則毋耑以脉爲據也

松峯曰入臟不知人亦不必卽死不過較在經者難施治耳此兼三疫而言

人在氣交之中如魚在水一毫渣滓混雜不得設川澤澑灰池塘人油魚鮮有得生者人受疫氣何以異此

疫者民皆病也厲鬼爲災斯名疫耳

松峯曰疫如徭役之後沿門闔戶皆病之謂齊俗謂小兒生痘爲當差亦卽徭役之義

天地以生物爲心寒熱溫涼四氣遞運萬古不易人生其間觸之而病者皆因起居無時飲食不節氣虛體弱自行犯之非寒暑之過若以寒暑爲殺屬之氣觸之卽病則人無噍類久矣豈天地生物之心哉至於非其時而

有其氣謂之不正之氣則可。謂之疫氣則非也。何者。不正之氣人感之必有病。有不病。未可一概論也。若夫疫氣則不論貴賤貧富老幼男女強弱虛實沿門闔境傳染相同。人無得免者。此唯兵荒饑饉之年有之。

瘟病之治宜從涼散固也。然必表裡俱有熱症方可用。若表邪未解。雖外熱如火。而內無熱症可據者。不得概用

涼藥

松峯曰。誤投熱藥猶或可解。若誤投涼藥殺人等於

操刃。語曰。薑桂投之不瘥。芩連用之必當。其不曰芩

連投之不瘥。薑桂用之必當者。明乎傷寒妄投涼藥則不可救矣。瘟疫雖屬邪熱。其有不宜用涼藥之時。投劑仍當審慎。

冬有非晴之暖。或君相客熱之令。而病熱者。名曰冬溫。與冬月正傷寒大異法。宜涼解此。舍時從症也。若夏有寒者。其宜溫亦然。

松峯曰。冬溫之說。吳又可曾非之。然謂冬時絕無溫熱。則又不然。故宜舍時從症。

寒疫乃天時之暴寒。較冬時之嚴寒。又有輕重之異。時氣

自是天行疫厲之氣，又非寒比也。瘟病多山澤蒸氣。
松峯曰：冬時亦有疫，殺余子秉錦於深冬時，忽患四肢走注疼痛，余以治周渾之法治之，不應，遂自用良藥、花草節差防荆芥薄荷桑枝黃芩桔子生地涼散敗毒之品加減出入服三四十帖始愈。後聞其時患此症者甚多，始知此亦疫症也。

時氣者乃天行暴厲之氣，不因寒而得，治法當辟散疫氣，扶正氣爲主。若多日不解，邪熱傳變雜症，宜從傷寒變症條內探擇用之。

經曰：冬不藏精者，春必病瘧。十月屬亥，十一月屬子，火氣潛伏，當養其真，而爲來春發生之本。此時若恣欲戕賊，至春陽氣輕浮，必有瘟疫。此兩个月爲一年之虛。若上弦前下弦後，月廓月空，爲一月之虛。風霆震電大寒熱，日月蝕愁怒驚悲醉飽勞倦，爲一日之虛。當此時可不養天和，遠房室哉。

溫熱病，因外感內傷，觸動鬱火，自內而發之於外，初則表裡俱熱，宜用涼散之劑兩除。裡之熱久，則表熱微而裡熱甚，又宜承氣苦寒之劑。瀉之則熱退，身涼而病

自己倘認作卽病傷寒之症。則內熱愈甚而斑黃狂亂之症起矣。或未用辛涼之劑以解表。便用承氣苦寒之劑以攻裡。則表熱未去而結胃虛痞之症見矣。

松峯曰：瘟疫不可認作卽病之傷寒，便用麻黃、固已。余曾經瘟症盛行之時，衆人所病畧同，大概宜用涼散攻下之劑。中有一人得病，詢其症，不過身熱身痛、頭痛拘急等症，診其脉，却遲而緊，竟與冬月正傷寒無異。因投麻黃發表之劑，乃得汗解，始悟治病最宜變通。不可拘執瘟疫固爾，雜病亦然。

凡傷寒瘟疫，其不可治，及難治者，必屬下元虛症。松峯按泥兼字宜重讀

松峯按開亦有

之亦不然。如家中傳染者，緣家有病人，旦夕憂患，飲食少進，則氣餒，感其病氣，從口鼻入，故宜清陽明舒鬱，結兼理勞傷爲要。松峯按此句不可

松峯云：余家曾有患瘟症者十餘人，互相傳染，余日與病人伍，飲食少進，旦夕憂患所不待言，而竟免傳染，偶一日一人發家，卽時而病，求其故不得，因憶伊時舉家患病，余忙亂終日夜來獨居一室，閉門焚降真香一塊，想以此得力耶。

瘟疫不可先定方，瘟疫之來無方也。

傷寒瘟疫、三陽症中往往多帶暢明者、手陽明經屬大腸、與肺爲表裡、同開竅於鼻、足陽明經屬胃、與脾爲表裡、同開竅於口、凡邪氣之入必從口鼻、故兼陽明症者獨多、邪在三陽法宜速逐、遲則胃爛發斑、或傳入裡則屬三陰、邪熱熾者令陰水枯竭、於法不治、此治之後時之過也。

陰陽失位寒暑錯時、故生疫、

瘟疫之來、多因人事之相召、而天時之氣運適相感也、故氣機相侵而地氣又復相應、合天地人之毒氣、而瘟疫

成焉。

治溫熱疫癘、不可用辛熱藥、宜清涼辛甘苦寒、

仲景書、王叔和得散亡之餘、詮次間有穿鑿、成氏因註釋、致將冬時傷寒之方、通解溫暑、遺禍至今、溫暑別自有方、今失無徵、宋龍門所以嘆傷寒無全書也、

夫病瘟而強之食、病渴而飲之寒、此衆人之所以爲養也、而良醫之所以爲病也、

時疫感之必先入胃、故多用陽明胃藥、

濕熱時毒感於口鼻、傳入陽明邪正交爭、陰勝則憎寒、陽

勝則壯熱流於百節則一身盡痛上行頭面則爲腫大、名大頭瘟。

暑濕熱三氣門中推人參敗毒散方爲第一三氣合邪、豈易當哉。其氣互傳、則爲疫矣。方中所用、皆辛平、更有人參大力者荷正以祛邪、病者日服二三劑、使疫邪不復留詎不快哉。奈何俗醫減去人參、與他方有別耶、疫厲也、病氣流行、中人如磨厲傷物也、疫役也有鬼行役役不住也。

凡治溫疫須先觀病人兩目次看口舌。以後以兩手按其

心胸至小腹有無痛處再問其大小便通否渴與不渴服過何藥或久或新並察其脈之端的、脉症相同方可。以言吉凶庶用藥無差此數者最爲緊要醫家之心法。治暑月溫病、熱病、疫癘病不可用辛溫熱藥宜辛涼清甘苦寒升麻柴胡葛根薄荷石膏芩連梔柏甘草芍藥之類。

鴉瘡痘疹發斑熱毒等症但卧陰土濕地則解涼拔毒能減其半土之妙用如此智者類而推之。

疫病當分天時寒暑燥濕因時制宜如久旱而熱疫忌用

燥劑久雨而寒疫脾土受濕忌用潤藥

疫邪自外而入唯虛人感之必深如用祛邪藥汗下必先顧元氣則溫散溫補反治從治諸法何可不知

每見治溫熱病誤攻其裡尚無大害誤發其表變不可言此足明其熱自內達外矣

衛遜亭曰此足見瘟病斷無發散之理至云攻裡尚無大害當重看大字

天地疫癘之氣俗人謂之橫病多不解泊皆曰日滿則差致天枉者多矣凡覺病即治折其毒氣自差切莫令其

病氣自在恣意攻人拱手待斃

世人誤認瘟疫爲傷寒云傷寒是雅士之詞天行瘟疫是田舍間俗語誤亦甚矣

疫氣邪正混合倘邪勝正衰則危藥之苦寒者傷胃溫補者助邪如人中黃之類最爲合法

瘟疫乃天地之邪氣人身正氣固則邪不能干故避之在節欲節勞仍毋忍飢以受其氣至於却邪之法如經所云天牝從來復得其徃氣出於腦卽不干邪是也蓋天牝者鼻也鼻受天之氣故曰天牝瘟邪之氣自空虛而

來亦欲其由空虛而去卽下句氣出於腦之謂也蓋邪氣自鼻通於腦則流布諸經令人病瘧氣出於腦謂嘵之或張鼻以泄之或受氣於室速泄於外而大吸清氣以易之則邪從鼻出而毒氣自散此却邪於外之法也又想心如日等法見前蓋胆屬少陽中正之官其氣壯則臟氣賴以俱壯而邪不能入此強中禦邪之法也凡探病診疾知此諸法雖入穢地可保無虞男病邪氣出於口女病邪氣出於前陰其相對坐立之間必須知其向背行動從容察位而入方妙

治溫疫須分上中下三焦蓋人之鼻氣通於天故中霧露

之邪爲清邪從鼻息而上入於陽入則發熱頭痛項強頸攣正與俗稱大頭瘟蝦蟆瘟之說符也口氣通於地故中水土之邪者爲飲食濁味從口舌而下入於陰入

則必先內慄足膝逆冷便溺妄出清便下重疑即後重臍築

向外挣築淋痛正與俗稱絞腸瘟軟脚瘟之說符也然口鼻

所入之邪必先注中焦以次分布上下不治則胃中爲濁營衛阻而血凝其釀變卽現中焦俗稱瓜瓢瘟疙瘩瘟等症則又陽毒癰膿陰毒遍身青紫之類也此三焦

斷皆銀齒根內
食疑與膾同齒
根爛也
聖音星明也

定位之邪也若三焦邪混爲一內外不通臟氣重蒸
上焦拂鬱則口爛食斷矣若衛氣前通者因熱作使遊
行經絡臟腑則爲癰膿營氣前通者因召客邪嘯出聲
喎咽塞熱壅不行則下血如豚肝然此幸而營衛漸通
故非危候若上焦之陽下焦之陰兩不相接則脾氣於
中難以獨運斯五液注下下焦不闔而命難全矣治法
於未病前預飲芳香正氣藥則邪不能入倘邪入則以
逐邪爲要上焦如霧升而逐之兼以解毒中焦如漚疏
而逐之兼以解毒下焦如瀆決而逐之兼以解毒營衛

既通乘勢追拔勿使潛滲方爲盡善

瘟邪直行中道流布三焦上焦爲青陽故清邪從之上入
下焦爲濁陰故濁邪從之下入中焦爲陰陽交界凡清
濁之邪必從此分區甚者三焦相混上行極而下下行
極而上故聲喎咽塞口爛食斷者上焦之症亦復下血如豚
肝下焦之症是上焦症齊見矣非定中上不及下中下不及上也

臧盧溪曰二節當參看

夫寒中所以清火亦能解表蓋陽亢陰衰則火盛水虧水
涸於經安得作汗譬之乾鍋赤裂潤自何來但加以水

則薦蒸沛然而熱氣上騰矣汗自水生亦復如是用涼藥以救水水生而汗有不出者乎

補中亦能散表夫氣虛於內安能達表非補其氣肌能解乎凡脈之微弱無力或兩寸短小者卽其症也血虛於兩尺無根者卽其症也然補則補矣更當斟酌盡善用裡焉能化液非補其精汗能生乎凡脈之浮芤不實或得其宜妄補住邪則大害矣

瘟疫來路兩條去路三條治法五條盡矣何爲來路兩條有在天者如春應暖而反寒云云此非其時而有其氣

人受之從經絡入則爲頭痛發熱咳嗽發頤大頭之類其在人有互相傳染者其邪則從口鼻入憎寒壯熱胸膈滿悶口吐黃涎之類所謂來路兩條者此也何如去路三條在天之疫從經絡而入者宜分寒熱用辛溫辛涼之藥以散邪如香蘇散普濟消毒飲之類俾其仍從經絡而出也在人之疫從口鼻而入者宜芳香之藥以解穢如神木正氣等散之類俾其仍從口鼻而出也至於經絡口鼻所受之邪傳入臟腑漸至潮熱語語腹滿脹痛是毒氣歸內疏通腸胃始解其毒法當下之其大

便行者則清之下後而餘熱不盡者亦清之所謂去路三條者此也何爲治法五條曰發散曰解穢曰清中曰攻下曰酌補所謂治法五條者此也

松峯曰此段亦頗爲近理故錄之唯於補法中而改一酌字以瘟疫用補法必如吳又可所謂四損不可正治者方議補倘不應補而冒然用之補住其邪其害不可勝言矣

又曰余凡閱書有所見聞關於疫症者率皆採錄久而成帙然其出處當時亦或不載故除引經論外

皆不著其書名姓字以免墨漏之謬且只圖有俾醫學非欲博古也以上記精言以下載故實

桐鄉醫生趙某偶赴病家請歸已暝又將雨中途見矮屋有燈明滅時已下雨遂叩門求宿內有婦人應曰男子不在不便相留醫懼棲簷下許之將更餘婦開門延入醫謝不敢婦引之甚力且求合醫視其燈青黯且手冷如冰知遇鬼亟欲奔避婦雙手挽其頸以口就醫之中旣而大曖曰此人食燒酒生蒜臭極何可近也遂入醫復冒雨而走底家十餘日後經矮屋則一孤塚也

松峯曰足見燒酒大蒜於疫癘盛行所不可闕。

陳宜中夢神人語曰天灾流行人多死於疫癘唯服大黃得生因遍以示人時果疫因服大黃得生者甚衆

耽音舟過樂也
又耳大而垂
柳音环在桂陽
蘇耽最孝謂母曰後三年柳人大疫宜穿井植橘病人食橘葉水一盞自愈

瓊音頽同瑰
箬音若

黃德瓊家烹鱉用箬笠蓋其釜揭見一鱉仰把其笠背皆蒸爛然頭足猶能伸縮家人憫之潛放河中後此人患熱病垂危因徙於河邊將養夜有一物徐徐上身其人

頓覺涼爽及曉視胸臆間悉塗淤泥其鱉在身上三曳三顧而去卽日病瘥

臧盧溪曰熱病者胸腹煩熱用井底泥塗之亦此意也又足見放生之報

范文正公所居之宅浚井必先納青木數斤於中以避瘟張鳳逵司空著傷暑全書力辨仲景傷寒論中寒毒藏於肌膚至春變爲瘟病至夏變爲暑病與內經溫根於寒之說以爲此屬上古之論與今風氣不合太古時洪水懷山草木閉塞天地蒙昧陰靄拂鬱陽明未舒以故寒

氣盛行元和令少卽當盛夏亦無燥金之患後世文明漸開五行分布水火之氣各司其權以此隨定暑爲火氣一以涼劑投之卓哉司空之見不唯醫理入微亦可謂善讀古人書者矣

嫗昔老婦之
神

趙達好吹笛爲戲是年瘟疫盛行一日吹笛至茶肆有老嫗與達言近有五人來店喫茶見吹笛者過各迴避自後疫遂止人疑卽五瘟使者後一秀士貌類炳靈公入茶店囑老嫗云趙達有濟貧之心必獲善果言訖不見後老嫗以語達達赴廟謝神聞空中云來年必魁天下

三年後當入相後果爲嶽府尚書

一說部載岷俗畏疫一人病闔家避之病者多死刺史辛公義命皆輿置廳事暑月病人填廊廡公義晝夜處其間省問施治病者愈乃召其親戚諭遣之歸皆慚謝而去風俗隨變

松峯曰辛公之不染疫乃清正仁愛存心得報世之作吏者不可不知也

昔時山東一家有五百餘口從無傷寒疫症因每歲三伏日取草蘆一束陰乾至冬至日爲末收貯俟元旦五更

蜜調人各一匙黃酒和服飲時先從少始

呂復字元膺號滄洲呂東萊之後河東人治一人患三陽合病脉長弦以方步海受驚遂吐血升許兩脇痛煩渴譖語遂投小柴胡去參加生地半劑後俟其胃實以承氣下之得利而愈又治一人時症踰月既下而熱不已脇及小腹偏左滿肌肉色不變俚醫以爲風熱四旬其毒循宗筋流入睾丸赤腫若瓠癟醫刺潰之兩脇腫痛如故呂診其尺中皆數滑乃以雲母膏作丸衣以乳香硝黃煎湯送下下膿五碗明日再下餘膿而愈

松峯云余用小柴胡往往減參且瘟疫原不宜於參參之價又貴權作世間原無此藥何如余見一人患瘟疫甫愈外腎忽腫若瓠想係瘟毒未盡循宗筋流入睾丸若急服清熱解毒之劑或可潛消且其人尚能動履亦被瘍醫刺潰數日而沒而解

劉南瑛曰係實法

昔有一重囚於獄中患疫而沒獄卒報明病故時方薄暮出戶委乘溝壑適值天氣暴寒裸凍一夜而甦匍匐覓道返里隨免刑戮之難

孫鳳亨曰與水浸汗解其理畧同蓋瘟疫無非熱症火盛悶絕遇寒而解此四想必有陰德

劉從周韶州曲江人言痢疾以手足和暖爲熱嚴冷爲寒又言盛夏發熱有進退者爲傷暑熱不止者爲傷寒瘟疫

疫

松峯曰此論痢疾不確論暑與溫疫發熱至當不易

衡州南靈鵠鳴解嶺南野葛諸菌毒及避瘴癰又名楨多對啼其鳴云但南不北又云鈎軛格磔

松峯曰此鳥是處皆有亦隨其方言而命名各殊齊魯間則聽其鳴云光棍奪鋤蓋因其鳴於孟夏伊時正鋤田也余至燕趙聞此鳥鳴詢之土人則云打公罵婆昔有一婦不孝翁姑隨死變此鳥自鳴其惡以

警衆也又有云燒香拜佛者余至南中則有云上山看火者有云脫却破袴者並見蘇東坡高青邱詩

昔耶律文正公下靈武諸將爭掠子女玉帛公獨取書數

部大黃兩鈞而已既而軍中大疫惟得大黃可愈所活
幾萬人

晉陵城東遭大疫傳染病者人不敢過問有熊禮妻錢氏歸寧後聞翁姑疫欲趨視父母不許婦曰娶妻原爲奉事翁姑今病篤不歸與禽獸何異隨隻身就道旣抵舍其翁姑見鬼相語曰諸神皆衛孝婦至矣吾等不速避被謔不小小是翁姑皆愈闖門俱不傳染

松峯曰。猶不侵正。素可格天。真祛疫之良方也。

吳中秀才劉永清病疫死復甦云死時見冥卒一人持帖

來攝因設飯啖之不異生人食畢便拘清行至一公署
令清跪伏階下見堂上坐者冕旒侍從儼如元妙觀東
岳廟中之儀有冥吏按簿唱名言此人無大罪惡發疾
疫司聽勘冥卒卽押至一曹司見堂上二大僚偶坐搜
覩冥簿謂曰汝雖無大惡時有小口孽量罰瘡瘍三年
右坐者曰太輕左曰念其祖薄分恕之叱二卒押放回
家沈如夢覺清後果患瘡瘍三年

宋紹白曰常見一好造口孽者後長對口而死又一人好作詩輕薄罵人亦長舌疔早夭報應不爽如此

黃生嘉玉吳縣人患疫復蘇云死後至一城繁華與世無異但黑暗無光忽聞官至儀從甚盛是顧文康公公與玉父有舊玉少時曾識其面便於輿旁呼之文康命繫之行既達公署宮殿壯麗見文康與一大僚並坐堂上階前罪犯膝行哀啼大僚閱籍註罪諭云某某合與作牛犬等畜冥吏卽取諸皮分覆其身悉化畜類玉私詢冥吏云係生前作弊之報大僚忽問堂下安得有生人氣勒獄卒牽玉文康云吾查渠筭雖盡但近行善事可放還陽令吏送出隨冷汗如雨而甦

蜀遭獻忠之亂後瘟疫流行有大頭瘟頭發腫赤大幾如斗又有馬眼睛瘟雙眸黃大森然挺露又有馬蹄瘡自膝至胫青腫如一狀似馬蹄三病患者皆不救

松峯曰大頭瘟方書各有治法至於馬眼瘡似肝脾濕熱所致蓋肝開竅於目而黃色屬脾爲濕熱所鬱蒸也馬蹄瘡之青腫似肝腎流毒所致依此立方施治或不甚差再正高明

休寧趙朝奉泛海回忽熱病死同伴棄之海岸徑返趙某被海風一吹復甦見海天浩蕩無人乃撥榛莽歷盤曲

上至山椒見一大寺入拜衆僧懇求收卹數月趙問僧曰止見衆師早食至午不見何也僧曰赴施主齋去趙求一携徃觀僧乃令人偏衫大袖中立卽騰空移時聞雞犬人烟有一家道場聚衆僧宣疏爲已故趙某脩齋禮懺乃其子爲父週忌追場薦也趙動念欲傳信厥家知其尚在僧已默知因語趙曰我等皆羅漢因汝素積善故帶汝來隨出趙袖中置屋脊上僧忽不見趙家觀屋上有人梯視乃朝奉也舉家驚喜實出意外趙乃依海中寺形創建大廟額曰建初現在休寧城內

松峯曰海風寒勁砭人肌骨熱病之清涼散也况與積善湯同服宜其瘳矣

杭州鳳仙橋一人以炮鱉爲業買鱉生投沸湯中燙死之狀見者無不惻然既熟刮腸剔骨煎和五味香及數家由此獲利多年後忽染瘟疫初則縮頸攢手足伏於床上數日後伸手爬娑死如鱉形後又爬於房內漸出堂中家人禁之輒欲喫人將死爬至街市盤旋宛轉曲蓋鱉態徃來觀者皆知炮鱉之報七日身體臭爛而死

崑山唐順泉其父已死十三年矣一夕魂忽歸家附其第

三媿云余今已爲金神寧濟侯從者頗知冥間事吾家無大罪止以汝母及童男少女或傾溺器或大小便不洗手輒卽上竈竈神上告天曹故特降茲合家疫症猶幸修醮少解其愆然汚竈之罪俱係汝母承當止有兩月在世久至期重感疫而沒

崑山諸生郊鼎歲飢施粥全活甚衆其夏疫癟大作鼎病劇氣絕恍在馬頭波濤中沉溺下墜忽聞風雨雷電見甲士出騎擁一神人人首龍形鼎哀懇救援神曰子生平無大罪無恐余當救汝乃振動鱗甲水勢忽開鼎少

斂因請問施粥一事神曰俱有案卷已達帝所隨有侍從開箱呈閱神曰子名在內命將士送至新甃大石橋曰從此去卽歸家矣及歸聞眷屬悲號言氣絕一晝夜矣病尋愈時妻與子亦垂危而皆瘳

昔城中大疫有白髮老人教一富室合藥施城中病者皆愈而富室舉家卒免於疫後有人見二疫鬼過富室之門而相謂曰此人陰德無量吉神擁護我輩何敢入哉

松峯曰陰德無量誠祛疫之良方世人所當著眼

江西府泰和縣瘟疫大作有醫者視病中夜而歸忽遇神人騎馬導從而來醫拜伏於地神至前叱云汝何人也對曰醫士神曰汝今治病用何藥對曰隨病寒熱輕重用藥治之神曰不然天一類三字疑有錯誤用香蘇散好醫如其言試之皆效

神授香蘇散

香附去皮炒

紫蘇各四兩

陳皮

甘草各一兩

生

共爲末每用三錢水一盞煎七分去渣熟服日三服

戒葷腥酒肉神效

松峯曰隨病寒熱輕重用藥誠醫家之要訣不但治

瘟疫已也至於此方乃溫中達表解散風寒之劑溫疫門從無用處但神授如此或更有義蘊耶

庚袞字叔褒咸寧中大疫二兄俱亡次兄毘復病癘氣方盛父母諸弟皆出於外袞獨不去父母強之不可親自扶持晝夜不眠其間又扶柩哀號弗輟十餘旬疫漸歇家人乃返毘疾差袞終不染

松峯曰孝弟之人天之所以佑之者如此

臨川人入山得猿子持歸猿母自後隨至家此人縛猿子於樹上猿母便搏頰向人欲乞哀此人竟不能放將猿

子擊殺之老猿悲鳴自擲而死此人破老猿腹視之腸皆斷裂矣未半年其人家疫一時死盡滅門

直隸省南皮縣弓手張德平以健勇擒捕有獲然多誣平民因瘟疫死半歲墓中忽有聲人報其子徃視則墓已穴露其面破墓欲出之則身變白蛇子驚問曰何爲異類父曰我以枉殺平人故獲此報

宋縉雲未達時元旦出門遇惡鬼數輩問之曰我輩疫鬼散疫人間雲曰吾家有平兒曰無曰何也曰君家二世隱惡揚善後當貴顯予輩何敢入言訖不見

太湖居人皆事屠罟獨沈文寶舉家好善且買物放生遇瘟疫時行有人見衆瘟鬼執旗一束相語曰除沈家放生行善外餘俱捕殺矣幾一村盡瘟死獨沈闔家獲免江北有五人南渡其舟子素奉關帝甚虔憂帝諭云明晚有五人遇江莫渡之我今書三字於汝手心若必欲渡等彼下船時付之一覽舟子如其言將手中三字捻緊向晚果有五人趁船舟子隨將手放開一照五人忽不見遺竹箱一啟視盡往江南行疫冊籍舟子至吳下傳寫其手中三字籠籠籠識者知是符讖凡粘三字

于門者皆不染瘟疫

松峯說疫卷之一終

高慧智生重校

卷之二